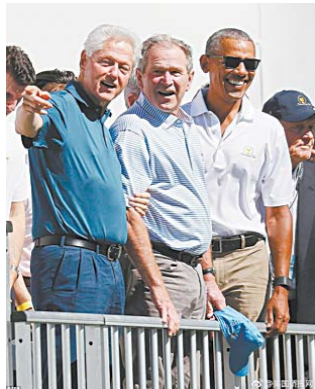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3位美国前总统相约打高尔夫

3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、布什和克林顿齐聚新泽西州泽西市，一起为2017总统杯高尔夫赛开幕式站台。他们有说有笑，有打有闹，但他们没带同样热爱高尔夫的特朗普一起玩儿。



英国伦敦展出世界最大多彩钻石

英国伦敦展出一颗世界最大多彩钻石，原钻重达404克拉，由14位工匠花费了1700个小时才完成。该钻石的估价超过3000万美元(约人民币1.99亿)。



肯尼亚五星“鸟巢”酒店 360度无死角看美景

肯尼亚的Segera度假酒店是世界上第一个五星级“鸟巢”酒店。这家酒店的整个结构由当地社区成员编织树枝建成，可以360度全景欣赏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。



鲍里斯晨跑锻炼 衣着抢眼

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晨跑锻炼，身上的乌龟款大花裤衩超抢眼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，国庆节前后在济南、临沂演出四场，使得该剧全国巡演达到176场。陕西人艺为观众呈现出与电影、电视、秦腔、歌剧、舞剧、方言广播剧等不同的《白鹿原》。9月29日下午，记者在山东省会大剧院采访了《白鹿原》制作人、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和白嘉轩的扮演者蒋瑞征。除话剧本身，他们谈的最多的是陈忠实先生，话剧《白鹿原》得益于陈忠实的影响力。他们牢记陈先生的话——

“娃们自己来演，往好里弄吧”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田可新 实习生 边伟



白灵和兆鹏。话剧《白鹿原》剧照。

9月29日晚，话剧《白鹿原》在济南首演。省会大剧院座无虚席，热情的济南观众起立鼓掌，演员四次谢幕。《白鹿原》制作人、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宣说，我最高兴的事儿是，散场了，混在观众人流中，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评论，听着观众学说白鹿村方言(蓝田话)：“揍丝滴、揍丝滴”(就是的、就是的)，脑海里总翻出陈忠实老师的嘱咐：“娃们自己来演，往好里弄吧。”李宣用陈忠实的口音对记者学说了一遍，惹得周围的人都笑起来。

自2015年12月31日《白鹿原》在西安首演起，李宣就被朋友圈冠以“谢幕视频咖”。她喜欢谢幕演员一次次的鞠躬，喜欢听鸦雀无声三个半小时之后，骤然响起的欢呼和掌声，喜欢看观众的三个阶段：坐着鼓掌、起立鼓掌、欢呼着鼓掌，喜欢看那些担心堵车而提前离席，却又驻足在通道和她一样拍摄小视频的观众。

我们对李宣和蒋瑞征的采访在演出前3小时开始，持续了一个半小时。

“自己的娃，演自己的戏，要啥版权呢”

2016年6月16日晚，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在西安演出，拉开了全国巡演序幕。陈忠实的家人集体观演，谢幕时，陈忠实长子陈黎力上台连说三遍“很满意”。而现场为陈忠实留下的座位——7排1座上摆着一束白玫瑰，引人遐思。“那天，恰是陈老师去世后的七七忌日。”

2013年陕西人艺筹备话剧版《白鹿原》时，剧院已经7年没有大戏。李宣说：“那时我们的演员都干啥了？说来不怕笑话，卖茶叶蛋的，卖羊肉泡馍的，卖面的，开KTV的，干啥的都有。而当时歌剧、舞剧、秦腔、话剧，几乎陕西的每一个艺术门类都在用自己的形式讲述《白鹿原》，相比之下，陕西人艺落伍了。当时北京人艺已经有了话剧《白鹿原》，咱的班底没法跟人家比，我们10个演员的名字还不如人家一个有分量。我有这个想排演的想法和动议，只是觉得创作力不够，底气不足，但是心里又不甘，当时也得到了省里的支持，我就跟陈老师通了个电话，自从那个电话开始，陈老师一直支持我们，我们说想排演话剧，但是没有版权。他说，没事，咱自己的娃，演自己的戏，要啥版权呢。我说，您对剧本有啥要求，他说，没啥要求，娃们自己来演，往好里弄吧。”

李宣带领他们的团队凭着陕西人“把脏水泼我头上吧，一出太阳就干了”的那股韧性走过来的。

七个本子盲选，选中了孟冰的

剧本剧本，一剧之本。一部50万字的小小说改编成三个半小时、4万字的话剧剧本，谈何容易。2006年，由林兆华导演的北京人艺版《白鹿原》在首都剧院上演，濮存昕、宋丹丹担纲主演，当代优秀剧作家孟冰担任编剧。

“摆在我们面前的头号问题是，我们选哪个本子？”李宣说，“我们当时就挑出了7本剧本，然后聘请专家盲选，把每一个剧作家的名字都盖上，盲选进行了三轮，最终孟冰的版本胜出。我当时就跟陈老师说，我们选择了孟冰的剧本。陈老师问，那我给你问一下，他就跟孟冰老师沟通了，一问，成了。就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才算真正启动，陈老师的支持和帮助，成了我们拍好戏的直接动力。”

时间从现在往前推12年，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第一次找孟冰改编《白鹿原》，孟冰没敢接。在他当时的印象里，《白鹿原》是不太适合改编成戏剧的。等再次认真读了两遍小说后，孟冰才对小说中的人物有了感觉，一个个角色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，他决定试试看。“白天黑夜，小说里的这些人物的名字一直在我耳边萦绕，说着他们的那些话，我一抬眼仿佛就能看见他们，耳边就充斥着他们的声音。”这时候孟冰感到可能有点希望，突然找到了上课时候先生们常说的“呼之欲出，跃然纸上”的感觉，“不用再多想，这些人物的自然出现了，去说他们该说的话。”

在孟冰看来，改编《白鹿原》是对自己的一次灵魂洗礼，引导他重新梳理认知民族意识、文学与艺术家的功能，以及今天文学和生



白嘉轩。话剧《白鹿原》剧照。

活的关系。孟冰认为，“改一部戏或者写一部戏的时候，首先会动情，这是第一个层面，会牵动自己的感情，有感而发。第二个层面，写到一定深度的时候，就会动心，调动你心底难以忘却的一些记忆和情感状态。”今天很多戏能够动情就会很好看，能够动心就称得上是成功之作。但是在写《白鹿原》剧本的时候，孟冰觉得自己达到了第三个层面——动气。“动气就是调动起你全身的能量，这个能量是你整个生命的积累，如同陈忠实老师说的‘把小说连同生命一起交给了出版社’，如果我们不能用生命去感受这部文学巨作，自然无法调动起自己的生命体验，也就不能传递出它带给我们的对人生的五味杂陈。”

“两个话剧版本前后相距十年，孟冰老师在陕西人艺版剧本创作上，对北京人艺版剧本做了微调，一是精简了人物，比如减掉了小说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徐秀才。二是，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，增加了众村民的‘议论’，这样，就不仅解决了交代背景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它发挥古希腊戏剧里的‘歌队’功能，在‘叙事’中不断地转换身份，跳进跳出，在全剧节奏控制、感情渲染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就像导演胡宗琪所说的，歌队是喧闹的叙述者，也是沉默的集体无意识，是蒙昧的存在，也是乡村最基础的现实，他们构成了白鹿原的精神场域。歌队的出现也打破了陈忠实之前所担心的时空限制，不少观众看完陕西人艺版，都对这一精巧设计竖起大拇指。”李宣说，“舞台设计上，北京人艺实景搭建了一片黄土高坡，有真实的尘土，也有真实的牛羊。陕西人艺版团队深入考究后，突出再现了祠堂、牌楼、窑洞这些带有关中地域特点且符合人物阶层的场景。”

请卖羊血泡馍的师傅教方言

为突出陕西人艺的“原生性”，《白鹿原》启用的是本土演员。这些土生土长的陕西人艺中青三代演员，用他们朴实憨厚、生冷硬倔的表演，土得掉渣儿，却又亲切、富有个性的乡音，串起白鹿原上一张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。

李宣说：“启用本土演员，不是我下的决心，是陈忠实老师。我问他，白嘉轩谁来演哪，鹿子霖谁来演哪，陈老师说是陕西人自己的故事，就应该由陕西人自己来演。我说那我们请陕西的明星吗？他说，不请明星也可以吧。说实在的，明星现在的价钱也很高。我们这样一个院团也没有这样的实力。再说，人家明星都是有档期的呢。我们当时选角色的时候，原则是‘就是’而不是‘就像’，这个人就是白嘉轩，这个人就是鹿子霖，这个人就是黑娃。他们平时性格，言谈举止，整个形体轮廓感，就是某一个角色。”

陕西人艺版话剧《白鹿原》，准确说，应该叫陕西人艺方言版话剧。他的最大亮点是演员采用陕西白鹿村方言(蓝田话)，而不是普通话与方言混搭。“演员选出来了，再根据语言归类，陕西人的话一个村一个样，有很微妙的差距，外地人听不出来。我们话剧要的方言，一定是白鹿原这个村里的，也就是蓝田话。我们这个团队，经过了四十天的方言训练。指导老师是一个卖羊血泡馍的，他是蓝田人，特土，特到位的那种，咬字啊，吐音啊，都是标准的白鹿原上的味儿。”李宣笑着说，还顺口模仿了几句。

为什么要坚持用蓝田口音？李宣说：“我们的首演在陕西，这是一道关。首先是方言，这个戏叫方言话剧。如果他们看了，觉得你说的是宝鸡话，第一印象就不认可。所以既然要做到细致，就得精益求精，做到有良心。走到祖国各地，大家听了觉得，这就是陕西话啊，他们分不清陕西话有不同的腔调，不会过于挑剔。但你敢保证这里面没有蓝田人吗，没有家乡人吗？要家乡人也觉得没问题，就没问题了。”

66岁了，他才等到白嘉轩这个人物

陕西人艺版《白鹿原》，男一号白嘉轩的扮演者是蒋瑞征，他是退休返聘回来演的。他曾主演过根据陈忠实中篇小说《初夏》改编的电视剧。他说：“我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是陈忠实先生的，演的最后一部话剧，也是陈先生的。我很幸运，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。有的人一生在期盼这个机会，而得不到，我得到了，就格外珍惜。第一次看小说是看故事，而接到角色，我又认真看了两遍。白嘉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我是努力去贴近原著中那个白鹿原上的说一不二的族长，按照导演的要求和我个人的体悟，要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关中农民的形象，他的身板硬，后来打断了。打断了以后，我并不是说佝偻着腰，还是要有点儿硬气。俗话说，驴死了架子不倒嘛。腰尽管弯了，但心气儿是硬的，农民的那种倔，这正是陕西人的特点，看着他他是冷的，但心是热的。从外形，从内心上，同时去抓人物的核。”

谈到感受，蒋瑞征说，“做演员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不是小年轻想的那样，成了艺考生，出来就火了，又有名又有利。其实不是那样的。你要耐得住寂寞，前面我演过好多个角色，很多戏，电视剧啊，电影啊，话剧啊，舞台剧啊，我演了很多很多，但能拿出一部来，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满意的，还没有，哪是我的制高点，哪是我的代表作，好像找不到。我说我到66岁才等到白嘉轩这个人物。”

蒋瑞征是北京插队知青。他说：“我十八岁在延安插队，二十岁就进陕西人艺了。对陕西话，陕西方言我全都懂。再土的话，我都能听懂。但是我有口音。说不地道，一句话两

句话可以，但是这么多台词，全部都是陕西话，这个压力也是有的。那就是自个儿练，多下功夫。我爱人是陕西人。包括在家里炒菜做饭，都不停地念叨，爱人说，你哪个字音发得不对，我就接受批评，一点一点纠正。”

自己找活儿，他背鹿子霖背了170多场

3年前《白鹿原》首演那天，李宣被推进医院，紧张的排练时间仅仅28天，把李宣累病了。“医生怀疑我是冠心病，让我立即做手术，我不想做，可是这个戏首演成功了，冠心病竟然排除了。”李宣说。

李宣常常被她的同事感动。扮演朱先生的崔志彬，剧院不景气时，开起了KTV店的，一听说要排《白鹿原》，二话不说，就把自己的KTV店关了，回来演戏。“我相信，他一天开KTV的营业额，一定高于他演戏的酬金。但为什么回来，他热爱艺术。他认为舞台艺术能够体现人生价值。”李宣说道。

巡演期间，蒋瑞征的儿子在北京做手术，他当时在南京演出，在演出间隙，从南京赶到北京，在病房呆了半个小时，没时间休息，他说，儿子啊，爸只能看你一眼，因为戏比天大啊。

蒋瑞征说：“你一旦沾上戏，就有了牵挂，朝思暮想。每场戏，都要琢磨。比如导演在排批斗鹿子霖的那场戏时，我扮演的白嘉轩上来了，鹿子霖看到铡刀，都尿了裤子，瘫倒了。导演让我过去，把鹿子霖扶下去。我说，导演，这会儿，白嘉轩是把鹿子霖扶下去好，还是背下去好呢？导演说，还是背下去好，背下去力度大啊。那咱就背！鹿子霖一米八多的个子，我给自己找了个麻烦。演了一百七十多场，我每天晚上得背他。从舞台这头背到那头，太费劲了。但一背，就背出温暖的感觉来，老哥俩斗了一辈子，但是在遭难的时候，还是去背他。还有，下半场，全部是弯着腰演，一场戏下来，酸痛难忍，得按摩一下才能缓过劲儿来。”一个66岁的老头，就这么较真。

“过去我们剧团不景气，是抱团取暖，而现在抱团是为了荣誉，为了不辜负陈老师的期待。”李宣这样感叹。

3年，戏已经改了11遍

李宣看上去干脆利落，说话、走路风一般快，她当兵26年，有军人的范儿。她是一个不太愿意说困难的人。她觉得困难每个人都要经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能否一次次地越过困难。“我这人有个习惯，就是面对困难，总结了以后，把不足提出来，把困难忘掉。资金的问题啊，人员的问题啊，宣发的问题啊，运营的问题啊，事无巨细，都得操心。但这都不是问题。摆在我面前的，最得要的，就是剧院能够得到最好的提升，让《白鹿原》保持它良好的品质。170多场了，如何保证整体演员的品质，像前十场那样棒，它的节奏，它对人物的把握，整个团队的运营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改了11遍了。是在孟冰和导演胡宗琪的帮助下一次调整的。最多的一次是挑出39个问题。观众和专家建议，要倾听。面对这些建议的时候是该怎么做，改还是不改，要改如何改？不停地调整，不停地磨合，难忘的一次一次的碰头会，不断地分析舞台上3个半小时所留下的这些故事，这些情节，时空的交换，色调处理，等等，都要做到一丝不苟。其实，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圆满，它不像电视、电影、舞台演出每次都是新的。不同的剧场，不同的观众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反映，观众和演员之间有不同的信息往来。好在我们有演出日志，每天的演出都会记录下来，这是修改的参考信息。”李宣说道。

陕西人艺的AB制跟过去是不一样的，原来，一个角色俩人演，A角病了，B角上，B角呢老盼着A角感冒。“现在，我们剧院的AB角不是这样的。A角全部是在巡演，拿出最经典的状态，最饱满的状态，B角呢，在西安进行两小时的住场演出。一旦A角确实有情况，B角才来补台。B角版我们也一直在演出。这样巡演的A角就很累。B角主要是青春版，是储备人才的。”李宣透露。

48次切换场景，都是盲换

记者9月29日晚观看了《白鹿原》，发现整个舞台均以“冷”色调处理，包括那庄严的祠堂、青色的宅院、破损的窑洞、空旷的麦场……李宣说，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彰显时代特色，显露出一种威严和压抑感。虚实相生的场景，“一桌二椅”式的布局，留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。“它24场戏，切换景，就得翻倍，是48次切换。我们要求是黑换，就是盲换，没有一丝的光，要准确到位。观众看不到，景色就变了，盲换不会超过15秒。而场景体积很大，换起来确实费劲。刚出来巡演时，各部门配合不是很到位，也会就出现一些纰漏，有不流畅的地方，慢慢就默契了。吊杆的起伏啊，底下的运行啊，不能有丝毫闪失。有人看后说，能把这个台的舞台监督做了，他什么戏都能做。我们的舞台设计黄楷夫费尽了心思。”

100多人的演出队伍，风雨兼程，已经连轴转了4个多月。李宣说：“我们到北京首演时，17个人打吊钩，有的高烧到了四十度，到最后，积水潭医院都不理我们了，说你们不是传染病啊。天冷啊，大家压力又大，晚上睡不着觉。那天演出结束后，导演胡宗琪在后台向一个个生病的演员鞠躬致敬，这种做法既是礼数也是庄严的仪式。”

在上海演出时，李宣特别紧张，从剧院一楼一直走到二楼，二楼走到三楼，1900个座位全满。“我害怕中场休息有人退票，结果没有人走。一散场，上海人起立鼓掌。上海的观众，什么没见过啊，那是大码头啊。他们起立鼓掌，认为可以作为民族话剧的代表。出场的观众有的就学陕西话，‘揍丝滴，揍丝滴’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”李宣说。

梦想排演农民三部曲

“我是从小在剧场长大的孩子，父母就是干艺术的。从六七岁开始，我就在剧院里，我父母在排练，我们放学了，就在后台写作业。然后，到剧场的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看戏。一直到自己睡着了，父母演完了，再把我抱回去。后来当兵26年，又是文艺兵，我到地方的时候，觉得搞话剧，才是正事儿。”李宣说。

从25岁做演出队队长开始，李宣有20年艺术行政的经验。很多困难，在她的回忆里都云淡风轻，“做不好还做不坏了”是她的口头禅。

4年前刚到剧院时，剧院处于“三无状态”，即无编剧，无演员，无观众，而这导致同事之间不信任，下属和院领导之间不信任等等怪现象。剧院账面结余13500元，往来账务挂账、欠账660万。

当时剧院里已经有两年没开过全院大会，上任后李宣开了一次会，她对大家说，“我要干戏”。新戏用股份制，愿意合伙的，自己掏钱入股。李宣想试试，“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能不能不赔钱。如果证明了陕西的市场不需要话剧，那就别为理想拼搏了。”

委屈，撑大了胸怀；心酸，练就了坚韧；质疑，锻造了胆识；艰难，成就了团队。李宣带着她的团队终于柳暗花明。“做有重量的，有担当的，可以跟灵魂对话的作品。虽然付出很多，但是人生短暂，做这一行，就爱这一行。我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做农民三部曲，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创业史》，这是陕西最有重量的作品。把三个年代都写出来了，农民的变迁，时代的变迁，社会的变迁，都包含了。明年全力以赴做《平凡的世界》。”

李宣他们把没有明星、满口方言、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团这些在别人看来是劣势的点扩大为特点，把陕西那方热土养育的魔幻传说与习俗进行趣味解读，其难可知，其苦可知。正是这股“生冷硬倔”的真实，打动了观众。

“我把小说和我的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……”“我要感谢你们，是你们把《白鹿原》演活了。”这是陈忠实生前在话剧《白鹿原》排演前后对李宣说的话。

李宣说，忠实其实是一种精神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